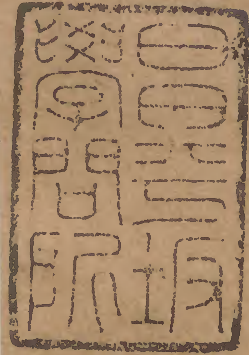


定纂
四書古今大全
二十四

論語



			八	漢
		五	五	書
	三	五	五	門
四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三		八		漢
七		五		書
函	四	四		
一	〇	五		
架	冊	號	類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8545
冊 數	40 (25)
函 號	277 8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纂定古今大全下論卷二十四

微子篇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按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
 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亾箕子者紂
 諸父也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
 則必思遠方珍恠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
 可振也紂淫佚箕子諫不聽乃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
 者亦紂之諸父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
 以死諍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

纂定古今大全

下論卷二十四

一

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固可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或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但何以見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于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或問按殷記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見三仁之所爲易地皆然或以爲箕子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爲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

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所以全心之德而同謂之仁歟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此言先後不同者史所書者事之寔此以事之難易爲先後矣

宋張廷諫曰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仁之所存義之所至其去就死生不在于一身而在于天下國家也

宋輔慶源曰愛之理分言之仁也心之德專言之仁也不拂乎愛之理指惻怛而言有以全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也

宋胡雲峯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爲而爲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雖惻怛之意而非出于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拂二字蓋自上文不同字生來二子之好不同其跡似相違以去者爲仁則不去者似拂乎仁矣以死者爲仁則不死者似拂乎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拂乎愛之理卽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明蔡虛齋曰微子去之在先據書經可見箕子之囚比干之死則不可知其先後然以事理度之箕子之囚在先時紂怒未甚見諫者猶只因之後來比干諫則紂之忿嫉已甚遂殺之至殺比干時武王之兵所以隨至也朱子或問從史紀不必用當以此所書之序爲定○孔子此句真萬世之公案蓋三

人或死或不死或去或不去疑于此是則彼非伸此則屈彼者故夫子卽其位揆其位而原其心直斷其爲同出于憂君愛國之心迹雖不同心則一也微子之仁憂國家之失祀也箕子比干之仁拯其君于危亡也何嘗拂乎愛之理曰不拂者似拂而實不拂也蓋以迹言微子則遠禍而去之愛何在乎箕子之佯狂而爲奴近乎怨比干之死一發索性以彰君之暴似無委曲保全之意然同出于憂君愛國之誠心仁孰加焉由是而觀則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子言而三子之心白天下之論定矣

明王介州曰三子皆欲存殷若執定死格子各擇一件去做是皆出于有意之私有所爲而爲矣且又何補于殷之存亡蓋三子皆紂之父兄貴戚當時必皆諫諍微子爲兄見諫而不聽則去位逃遁出猶以去諫冀紂悔悟故箕子曰王子不出我乃顛濟分明欲其以去諫而救殷之危亡也其謂抱祭歸歸周以存宗祀卽此去者非也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爾紂旣不改而囚之偶不殺爾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溝瀆以效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以爲奴蓋亦未欲卽死庶幾猶得以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之開悟爾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

焉爾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爾于是以死諫以冀紂之改而存宗祀事各有前後而或去或死或囚者三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三子易地則皆然矣豈是各擇一件去做哉

明徐倣弦曰玩本文分明是三人自處如此書微子篇亦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是箕子以囚處其身又曰詔王子出廼則是以去處微子三人雖非有所擇揀或所處地位不同要不可執一論也

箕

明郭沫源曰三子或去或奴或死總只一副心腸却各分頭去做凡皆多方設法爲感悟獨夫地也夫子斷之曰三仁者蓋微子以宗子爲奴與死皆不安皆子以父師而去或死亦未安使比干於去奴之後而不死或死於微其未去未奴之前又皆未安唯其雖總爲獨夫計而較三人時位情事由乎天理而順即乎人心而安更無有絲毫遺憾故夫子斷之曰三仁

明丘瓊山曰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遜于野耳何至挾祭器降周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彭君之過乃佯狂爲奴或謂其隱忍不去以晷後功則箕子必不如此

明茅鹿門曰微子見紂惡直益宗社必至殄滅商周天人之際已可見矣千億子孫猶且不保何有於武庚去而自存畢竟爲存宗祀

明楊椒山曰去者若曰吾是紂之族兄吾一去了紂尋思起來以我之爲何而去或者因我此一去有所悟而醒也奴者曰吾我身以彰君過所不忍也故處之有微權不辭顛倒放曠之朝未去尋死地而特就衍楊纒綬之辱此分明是與紂惡之或快死者曰吾其矢九死而靡他故後兩人而諫愈出愈奇先兩人而死彌烈彌慘七竅一剖而忠肝義膽悉見庶幾與之紂惡可挽回此則不惜死之心也去者去奴者奴死者死三人心事淒淒楚楚皆是感悟君心皆此心無愧書所謂自靖自獻于先王是也故曰三仁不必以微子爲存宗祀蓋微子去之非便歸周只遯于荒野耳抱器歸周在克商後明周季侯曰先叙三人須想着下仁字微子去之而微子之隱心至今無有人測之者也卽謂測之者而或以爲微子僅自擇其當爲之事不必與二子同也如此照下虛寫三人方妙

此處論仁重在愛之理先輩有云愛之理卽薰然天地生物之心臯陶稷契處明聖之朝志同道合合此愛得以自遂宣聖而條達及于天下微箕比于遭君臣之不幸此愛不得以自遂不勝其愛君憂國切至之誠不得已而各得所以自處之

義

明李滄溟曰去易也奴則難死又難死不信仁易奴則難去又難

明楊升菴曰孔子曰尚有三仁焉蓋孔子之前為比干者則非微子矣與微子者則非比干矣為箕子者則非比干與微子矣至孔子然後知三子者皆仁人也

明徐巖泉曰夫子三仁之稱不忍也無私也知有君國而已也慈愛測但誠不忍見宗國之滅亡而肫肫懇懇滿腔皆惻隱之心認得祖宗生我與紂為子孫時真是一人而分何忍見其如此

明許鍾斗曰仁固是忠君愛國然要求此心之無愧耳書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自字一人字下得極妙惟自靖故人可自獻見先王於地下是之謂各全其心是之謂三仁

明歸震川曰謂死者非輕生則可謂非沽名則不可死尚疑其沽名則將奚居

明霍渭崖曰殷有三人焉只是贊嘆之詞非辨其迹異而心同也但跡異心同意自在其中

明王觀濤曰三仁雖同是愛君憂國全重在此心無愧上所謂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是也

明楊復所曰殷有三仁見不獨剖心比干周不得有之即封宋

之微子陳範之箕子亦非周所能有也夫子殷人也宗國之痛屢稱泰伯文王之德意可見矣

微子箕子比干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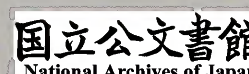
按史記宋世家云紂使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玆怪之物而御之矣興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爲也乃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剗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徐幹中論曰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商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國於宋○殷本紀曰帝乙長

子曰微子啟即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
大明一統志云微子城在今潞州府潞城縣○尸子曰箕子
身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前漢書梅福曰箕
子佯狂于殷而為周陳洪範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
為言也○括地志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王過不
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
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
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髮信諸遂殺比干刻視其心也

士師章

或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
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
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
為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三黜者之為
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朱子曰得之

宋或問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于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
朱子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
至于三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于我側不以
為免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
必黜而不去然則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惠之意若曰我
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其言泛然若無



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心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列之于逸民之目

宋陳新安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姑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和而不能枉道則不失其介可謂和而不流者矣

明蔡虛齋曰柳下惠為士師於魯凡三見黜人或有諷其去者曰屢擯不用如此尚未可以去而之他乎或者有以見用也下惠曰我之所以三黜者只緣直道耳夫直道而事人則直道難容往往然也焉往而不三黜雖去而之他亦不見用也

其必枉道然後可耳然苟枉道而事人則枉道易合在魯亦自可矣而又何必去父母之邦為此皆曉或人以不去之意而自許其終身直道矣

明林次崖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則無可去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則不必去

明周季侯曰惠之不去惠自有不妨于黜者此意却難與或人言之故只就所云去者而以直道枉道商之不過無聊之辭耳須說得有風致方妙

明唐荆川曰惠之意若曰人情皆惡直而好枉直道則雖去無益若枉道則又不必去須上重下輕抑揚看方見必不肯枉

道之意

明顧涇陽曰誰謂此老一味和正是他不以三公易其介處何必向不忍去魯也不忍去而以不必去應之和者之氣象温厚隱惻千載之下猶可想見

明王觀濤曰三黜非三次只屢黜不用耳蒙列云子未可去而之他邦乎或者有以見用也此語最細直道枉道寬說而刑罰在其中

明郭洙源曰子未可以去乎不是爲惠畫去留之策蓋諷之之意若曰一黜不去懷君恩也至再君恩薄矣至三君恩命薄矣于此不去則必有故母乃去猶未可乎直道事人是說出三黜根原直道句只見得直道這裏也是黜的那裏也是黜的若是枉道則何以不容我只在父母之邦便罷了何必舍此而往彼哉枉道句正明已直道處見得堅守直道以仕父母之邦便黜陟聽之方是下惠心事

明申瑤泉曰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故三見黜其所云云發已所以不去的本意見得此道決不可枉父母之邦自不必去此可爲萬世臣人者法

明焦漪園曰柳下惠仕魯時三家漸已用事刑獄必有不平處
惠不曲法以徇之是以常常見黜三字不拘定是三次直道
枉道泛說不專說治獄直道難容見得無可去枉道易合見
得不必去

齊景公章

按史記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
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
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
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數見孔子
不問其政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
之間待之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宋陳新安曰景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暫明終不能用乃以
蔽于私意之昏弱終于亂世也宜矣

明林次崖曰待孔子議所以待孔子也下二句皆待孔子之言
不能用又是更端說

明蔡虛齋曰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堯與
舜迭爲賓主使景公以季氏待孔子似未爲過而乃以季孟
之間待之則禮少殺矣故大文豎此一段說話夫豈無謂而
曰不係待之輕重哉孔子行通承上文豈止承吾老矣二句
所以程子之說置在圈外

明鄒東廓曰商量計較便是無誠心待賢然亦不爲薄又曰老
不能用則讒入而治心隳矣孔子之行正在于此若曰季孟
之間爲薄則以季氏待孔子孔子遂安之乎

明王宇泰曰待之以爵祿言卽商量其隆殺便非待賢之誠

明吳無障曰以季孟之間不是斟酌待聖之禮蓋自分其所可
能者耳要把能字重看言待孔子若季氏我雖不能季孟之
間也是能做得的只是我年老不能復用只索于休罷了

明薛方山曰孔子自度方謂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而晏子乃謂
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
不能俟也

明郭洙源曰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孔子亦不爲薄旣而曰吾
老矣不能用也亦不是因當年累世之讒入景公喜霸功近
效王道久遠吾不能待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之行正
在於此今人必欲說壞時君故併季孟之間亦說他不是使
景公以季氏待孔子孔子豈遂樂而安之乎

明焦漪園曰若季氏二句是待之之禮不誠吾老矣二句是用
之之意不決孔子行固重在老不能用然亦承季氏則不能
來

附覽新奇說

明袁中郎曰以季孟之間正指尼谿之封一事指田祿非指禮

遇

歸女樂章

按史記定公以孔子為大司寇攝行相事三月大治齊人聞而
 懼欲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
 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
 三十駟遺魯陳于魯城南季桓子微服往觀將受乃語魯君
 為甬道游觀終日息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
 魯今日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
 日不致政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

宋陳新安曰於用孔子之時而如此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矣

宋儒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

膳則夫子果止否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
 一事故去且如致膳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
 去爾○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若言之似顯君相之過
 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膳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
 致膳為得罪于君耳

宋吳氏曰夫子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沮人用之
 息已而忌人愚不肖之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幾不
 免死一旦得脫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之日也
 而境順于前心即驕逸夫子方欲輔桓子以有為而桓子所

爲若是固不得不可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于其上悲夫

明蔡虛齋曰只說歸字不會說歸桓子則知君相俱有而季桓子受之亦爲魯君受之矣三日不朝者君三日不視朝臣三日不往朝○當用孔子時而受女樂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

明張洪陽曰季桓子恨孔子之深特去之無計耳齊人窺其意故敢于行間桓子受之以看孔子何如又三日不朝使君不臨臣不會孔子欲諫而無由去子深知桓子之意卽郊而騰焉亦必行矣否則孔子能却萊兵于壇坫之上不能麾女樂于國門之外耶桓子擅權無君孔子不去何待記魯論者不曰魯君受之而曰季桓子受之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明丘毛伯曰齊人歸女樂不曰魯君受而曰季桓子受可見季桓子專擅而無魯君之心也亦見季桓子陰謀以逐孔子之心也當時夫子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大治非特鄰國畏之桓子已心忌之久矣彼起初暫用孔子尚欲觀其志意何如不想後來作用俱一意公室雖欲遂其僭擬無涯之志亦將無計可施遂因齊人女樂之饋而君臣往觀以潛速其去孔子所以決意而行

明茅鹿門曰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字畢竟是歸其女樂於魯君相皆有之不是專獻於季子三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季氏想是他既自受又爲定公受之

楚狂章

宋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狎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宋輔慶源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之德衰矣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去于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此例論也○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旣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慙慙諄復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于絕人逃世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冰炭白黑之不同也

或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蓑稍高朱子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口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任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跡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

宋張南軒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爲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避蓋匿其聲跡而已

明蔡虛齋曰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其德盛矣以今觀之乃有

不然者鳳有道則見今也乃無道則見鳳無道則隱今也乃無道不隱則其德衰矣

明林次崖曰趨而避之其卓然自信可見然其處已則是處聖人則非雖然當今之世欲求其人不可得矣

明周季侯曰記者覺得當此世亂末流之日而有此數人接踵而起雖較之夫子濟渡一世之懷廣狹不等而其一種高風恬致蕭脫世外之品亦自有不可泯者故詳次論之此實接輿諸人列傳也夫子于此諸人惓惓接引低回不忍舍去亦自覺得諸人別自有味諸弟子亦實有感嘆之懷若時講只用貶誚則失當初意遠矣

明馮其區曰接輿名見莊子高士傳亦云陸通字接輿乃說者謂楚狂接夫子之輿而歌皆好異而不考之過也鳳兮鳳兮只就鳳言而說孔子之意自寓孔子下欲與之言是欲告以救世之言以挽彼之趨趨而辟之或者使天子思其人而不見而轉反覆其歌中之意也

明丘毛伯曰無道不隱此德衰也此時而仕國亂則身危故曰殆而欲與之言亦只是鏡中看花未知其所言者何事

明唐荆川曰楚狂以鳳尊夫子鳳治則見亂則隱正其自謂耳若夫子何分于治亂

明李九我曰語只渾然說鳳而自寓譏孔子之意在不必說鳳

又說孔子下面數句須不離鳳字較重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向若今之從政者殆而向畧拖說亦要說茲鳳也亦知今之從政者殆乎看他稱其德可謂知所以尊鳳矣嘆其衰可謂知所以惜鳳矣欲其已而不欲其殆可謂知所以愛鳳矣其志遠其趨高其進取哉其斯以為狂也故孔子下欲與之言告以出處之義使彼悟已者之為非殆者之可挽而乃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是夫子有心于楚狂楚狂無心於夫子矣夫子而聞楚狂之言則夫子之心悲楚狂而不聞夫子之言則楚狂之見果嗚呼其知鳳耶其不知鳳耶

明陳眉公曰欲與言不得與言一片熱腸無限淒涼

明焦漪園曰楚狂是陸通接夫子之輿而歌夫子下車欲與之言想是言事之義救民之仁楚狂知得必不相合故趨而避之以滅其迹夫子遂不得與之言也

接輿考

按高士傳曰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楚王聞陸通賢遣使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于是夫

負金甌妻戴紕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
隱蜀蛾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云頌曰接輿厭濁放隱
伴狂徵羅上士徒適遐方歌衰鳳德車下道旁洞天周涉妙
藥爲糧○離騷云接輿髡首

長沮章

宋輔慶源曰桀溺以夫子爲辟人而天下皆滔滔不反則世人
無一不可避者故絕穴逃世以爲潔而自謂其能辟世
宋饒雙峯曰言舉世趨于不善今雖欲易之無可與爲善之人
也

宋程子曰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
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用
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爲時無道故也

宋胡雲峯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
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沮溺棄天下者也於此見沮
溺天爲忍聖人之爲仁沮溺之爲過聖人之爲中歟

宋程子曰二人與楚狂丈人皆不知姓名曰長沮曰桀溺紀
楚不與之以名耳沮者沮而不出溺者沉而不反也

入嵬齋曰他人容有不知津處若是孔丘自知津而無待于
立夫蓋長沮是托此以拒之本是心不然孔子之周流而不
隱也子路以長沮不答又轉問桀溺想當時子路之問長

沮桀溺必見而長沮與子路問荅之言桀溺必聞故不問孔
丘而獨問仲由○除鳥獸是飛走之屬則不可與同羣矣斯
人則與我同類者也吾不是斯人之徒與同羣而誰與同羣
哉不然則舍人類而羣鳥獸矣如之何絕人逃世以爲耶且
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殊不知我之所以欲易天下者正
爲天下無道欲與易惡爲善易亂爲治也若天下有道則人
皆已善了國皆已治了丘何用與易之此皆反桀溺之言然
二人所見所執實同反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

明黃蔡陽曰全章以末節爲主大意是子路問津一窮于長沮
再窮于桀溺皆昧夫子濟世行道之心而夫子因自表其心
也耦耕耦字有意便見二人同心長往不顧此外再不羣人
孔子過之大非其心之所樂者使子路問津亦是知其非尋
常隱者而欲挽其趨向以共濟天下非直欲知津而已長沮
不問子路而先問執輿畢竟道是車中之人是箇主故欲得
其人而諷之爲孔丘與是也皆作動以聖人之名說亦是小
題生意法是知津矣內含譏夫子周流不止意滔滔二句是
譏夫子救世之難且而二句是譏子路從師之非然作文須
順水做得且字意

明唐荆川曰誰以易言誰人聽從汝而爲汝所變易豈若從避
世非是諷之從已言此等時勢不如隱居爲愈也未節告字

兼上二節無然與夷子無然者不同此是恨其不知已意而
下四句正因其不知而明之也鳥獸二句反從辟人二句意
天下有道反滔滔二句意鳥獸不可同羣便見得沮溺欲自
外于人類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見聖人萬物一體之心
苟可以事不必皆明君苟可以交不必皆賢大夫舍此皆鳥
獸矣無可事可交者矣有道不必與易惟無道故不忍不易
耳非但小小轉移聖人幹旋宇宙卽氣運亦若因而轉旋
明錢尚湖曰方奔走窮途偶見耕者就而問路何知爲隱士也
而安可謂其使問津爲欲挽以救世也當其時津且不告又
何從知其姓名先儒謂沮者止而不出溺者沉而不返記魯
明郭沫源曰說夫子便說是也分明說別人的精神說自己便
說然分明說自己的精神一字之異精神頓別古人文字傳
神如此

明沈蛟門曰人相與而成世天下無世外之人吾非斯人之徒
與而誰與正是明人不可避避人則羣鳥獸矣鳥獸不可與
同羣非斯人之與而誰天下有道卽斯人之幸也又何必周
流以去易之也正謂天下滔滔故用是以易之亦激于斯人
必不可避耳與字易字煞相呼應須深味此意

明顧隣初曰沮溺賢人自守之心不足以知聖人濟時之心若
天下有一毫不可爲豪傑決不肯犯手而天下有一毫不爲

聖人亦不肯放手分量之殊故也

明李卓吾曰吾非斯人二語見聖人容受天下之量天下有道
二語見聖人幹旋天下之權

附覽新奇說

則方正學曰孔子周流列國遇其邦君卿大夫焉而學明于上
矣遇其凡民之父子兄弟而得一二入焉而學明于下矣問
聘之所及光輝之所見啓發掖引之機在鄉滿鄉在國滿國
未嘗一日不與人相接固以此易天下之無道也此的是聖
人易天下之妙術也史記之知不足以及此謂往來列國皆
以求仕至于七十二君而不過嗟嗟斯言真可鄙也已較之
儀封人木鐸之謀其見解高低霄壤判矣

長沮桀溺丈人考

按漢應劭曰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
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
去于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聖賢冢墓
記云黃城山即沮溺耕處下有東流子路問津處也括地志云黃城
山在許州葉縣○地理志云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
溺耦耕之所尸子曰楚狂接輿耕于方城蓋於此也○大明
一統志南陽府葉縣其人長沮桀溺丈人○高士傳頌曰悠
悠沮溺並耜荒墟敬詢渡濟暫駐浮車飄然無答齊口致說

物情不足隱情有餘○丈人絕軌倨接沫賢天涯日暮鷄黍
足延載陳夫子尋返客轅先幾掃跡虛室依然○晉釋道恒
曰昔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脩農此等直是達俗遁
世之人耳

遇丈人以杖章

宋輔慶源曰丈人絕人逃世藐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
之欲告之宜莫先于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見矣
宋張南軒曰丈人見二子是長幼之節不可得而廢也既不可
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益欲潔其身而不知
亂倫之害于人道爲大也君子之仕豈爲他哉行吾義而已
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于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
者也

宋輔慶源曰丈人之接子路雖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
子益因子路之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
耳夫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叙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丈
人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
有所蔽故一得一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于此
因其所明而曉之

宋饒雙峯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
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

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曰只一般道指全體言義指一事言如父子親君臣義至朋友信總言皆道也聖人之道行于天下則人人共由此道如義只是君臣有義一件而已然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

明蔡虛齋曰丈人蓋知其爲從孔子遊者乃正辭以責之曰汝於四體則不勤於五穀則不分徒遊手遊食而已乃問夫子於我我知孰爲爾夫子耶遂植其杖而芸草竟不荅他荷蓀始至杖猶未植也今始植而芸拱而立即敬之也不必說心敬之故拱而立明日子路辭丈人行既見孔子因以丈人作日所責之辭不荅之意及所以相待之禮爲告使子路反見必授以與語之意下文所言是也行只是出去逆知子路之必將來故先去之其家猶在也若等他他終不肯見矣且子路與夫子在行中如何久等得他

明林次崖曰求是君臣之義註忘義之義又是一意不潔身以亂倫這倫字是義字非忘義以徇利是餘意

明丘毛伯曰通章以君臣之義二句爲主首三節總是子路遇丈人情景而末二節則夫子因其明而通之也遇丈人以杖荷蓀便見其隱居潔身意植杖而耘正是自己勤四體分五穀而感悟子路遠遊之非拱而立亦心知其非凡人而欲感

動之食以鷄黍見他農家的滋味不必大烹見以二子見他
父子嘻嘻的光景不必泰交無非動子路之隱也夫子知其
隱者便有惜其終隱意使反見以挽回之至則行矣明示以
脫世之人去住綽然昨宵今日變幻自由誰來羈繫得不亦
快哉爾奈何爲此拘拘而老苦于濁世也

明柯立臺曰見二子是長幼之節明了故因明以通其蔽君臣
之義至亂大倫作一句無君臣則不成世界無遇合則不成
若臣故君子無刻而不存遇合之心卽無刻而不有君臣之
分義之所以不絕如綫也故曰君子之仕云云行義與行道
不同道必見用而後行若義則不然有時遇合則留固有委
質事君之義有時不合則去而周流求一遇亦有委質事君
之義也

明鄒東廓曰大凡隱者多跡晦而用奇楚狂之歌而過也知孔
子之必下也丈人之止宿見二子也知子路之必反也正是
設其局以自發舒其崎嶇歷落之態使天下萬世知我爲非
常人耳必以爲諷孔子招子路未必然也後世魯仲連却秦
帝蹈東海亦是此局四體二句是丈夫自家專業之語言我
四體一不勤五穀就不分了我只管耕者之事那得閒工夫
管你夫子乃一氣之語緣何說是責備子路素不相識知是
何業卽責以耕田之事哉思之可笑

明高中玄曰分字非辨天下豈有不辨菽麥之人書曰播時百穀卽分之意

明李見羅曰以素不識面之人當岐路相逢之際而卒然問曰子見夫子乎子路之問亦戇矣第謂夫子威儀動盪迥異常人或不難識誰意丈人責他乃持論甚峻直謂脣其四肢不辨菽麥非僅曰不務農已也夫丈人而果荷篠之夫耶

明楊復所曰聖人語意無非惓惓行道若無意于道周流何爲官路滿人豈盡人行義惟君子之仕乃行其義若仕皆行義則三家六卿皆義矣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是行義以上語但接引隱者權言行義耳要知此是倒語

附覽新奇

宋蘇東坡曰方子路之遇丈人而問之也固非真索夫子也識其素隱而託其辭以問如亦能知有吾夫子之道乎否也丈人者固亦察夫子路之問非索夫子故亦設之辭以應而植其杖以芸焉子路識之於是爲之拱而不去而丈人者果爲子路一拱所動夫以一敬而動其心則非絕無人情者也止宿具鷄黍則非絕無友愛者也見其二子則是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皆森然具在咸不得而廢矣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是生于世者顧得不櫻夫世而絕人之情乎夫子遽使反見之蓋亦見其所謂人之情者

具在而未嘗蔑也

唐韓昌黎曰子路曰是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則述明夏九範曰丈人已行子路尚向誰語路下有反子二字甚是若論子路之言亦平生無此婉曲

逸民章

宋陳新安曰非其君不仕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

宋李氏曰惠不辭小官降志也不羞汗君辱身也

宋輔慶源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爲中我之思慮者誤矣

宋饒雙峯曰降志辱身行似卑污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可取者如此而已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好了

宋輔慶源曰仲雍退處西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雖無所考然觀其被髮文身之爲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

宋饒雙峯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什之

宋張南軒曰無可者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

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

宋胡致堂曰無可無不可五字成文當渾然以會其意不當分新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寔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

宋張南軒曰七人者皆為逸民而志行則異亦有深淺固不同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清之至與下惠少連雖立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言不失于倫理而行不違其思慮此所謂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者也至于虞仲夷逸則又其次也放言謂其言放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然而其持身亦合于清者之所為而其退而廢也亦非索隱行怪之為有合于權為可取也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之撰矣

明蔡虛齋曰言當乎理行合乎人心人有心則有慮以慮言見其合人意耳其斯而已矣指中倫中慮言謂其所可取者在

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降志辱身則不如伯夷叔齊之不
降志不辱身矣然言中倫行中慮又未嘗無可取也隱居放
言則不如柳下惠少連之中倫中慮矣然身中清廢中權亦
未嘗無可取也皆是有所短不能無所長處○無可無不可
以心言不以事言心則無有不可若事則當自有可在安
得無可無不可○七人各有可有不可不可分孰爲可孰爲
不可

明林次崖曰聖人何嘗如夷齊虞逸以隱爲可仕爲不可亦何
嘗如下惠少連以仕爲可隱爲不可但看時可隱不可仕便
隱而不仕固不如夷齊輩先立個主意在也時可仕不可隱
便仕而不隱固不如下惠輩先立個主意在也看來只是個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耳

明周季侯曰從來聖賢各出手眼自成一持世分量如夷齊之
門風旣成千古獨剗而惠連又却有一般局面仲逸又却有
一般行徑彼此不相蹈襲不求爲同而同謂之逸卽我夫子
繼數君子而起而其應世之跡又特覺有異焉者倘亦逸民
之外自有此一種圓融不滯之妙用誠非諸君子可得而同
者也此論者叙述之章旨也

明湯霍林曰通章俱是贊諸子好處中間並無次第俱各人所
遇不同耳然要曉得上有子曰二字則爲柳下惠少連降志

辱身者人謂之也中倫中慮則夫子論斷之也謂虞夷逸隱
居放言亦人謂之也中清中權亦夫子斷之也此意往時人
多不識不降不辱摠是一事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志常
伸而不降身常清而不辱是何等清修柳下惠少連降志辱
身不是不如夷齊只是閑閑說他各人成就他各人好處降
志辱身只是和光混俗意勿說壞他中倫中慮在處世上說
不是空的倫是理之次第中之者語語合乎機竅有令人爽
然者慮字要認書曰慮善以動易曰研諸慮大學曰安而後
能慮慮之爲言皆精于思之謂也中慮猶發而中節從容中
道之中註謂合人心者恐未精中倫中慮俱要見不激不隨
意方切二子其斯而已矣非不足之詞言二子所以爲逸民
處在此觀二子者當於此處求之不可以其降辱而警之也
身中清承隱居來廢中權承放言來中權勿說太好便似時
中了蓋言本宜謹不宜放然二子放言者徜徉自恣使言揚
之典不我及而可以自廢于濁世是亦權宜之一節
明王荆石曰前叙逸民之行末是孔子自叙也只閑閑說不以
自己立諸人之斷案
明瞿昆湖曰數子雖曰爲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意一欲自
逸胃中卽有可不可夫子隨時變易以從道惟不先主逸字
於胃中也

明徐儼弦曰柳下惠雖仕與不仕一般污君亦事小君亦做他
何嘗看官在眼總是隱逸邊人

明李衷一日我則異於是言我之行另是一樣不必言逸民有
可不可而我無可不可似揚已而抑人

明吳無障曰夷齊不降志辱身此天下所明知也至惠連則似
和而縱矣仲逸則似隱而僻矣而夫子謂其中倫中慮中清
中權正所謂發潛德之光而取人于形迹議論之外者也

明姚承菴曰世之降志辱身者不知名節道義爲何物二子言
行必依節義所稱逸民其在斯乎而已矣者二子無別行外
此亦無以見二子也

明王觀濤曰中倫中慮亦要見不激不隨意

明吳無障曰虞仲心事惟天地鬼神得而知之而夫子獨闡其
隱遂與夷齊並列宇宙向使其心事不待千載而後明則是
潔已以揚父之短也惡在其中權

明沈無回曰諸子惟先有不可之見於胸中故即可不可得
當自是有可有不可夫子不先立可不可於胸中故即可不
可偶與二子合自是無可無不可

明許敬菴云虛齋謂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不以事言若事當有

不可在愚謂事既有不可即心有不可雖有不可不可而實無不可此所以爲聖之時

明陳白沙曰無可無不可五字成文妙在唯其時

明蘇石水曰諸人各守己志而夫子不拘一節惟道所宜故云無可無不可若誤以無可不可爲融通變化之術恐嚴子陵管幼安爲楊雄華歆輩所笑矣不可不可以跡言若道則必從其可

明薛敬齋曰在夷齊必以降志辱身爲不可而惠連則以爲無可揚惠連必以隱居放言爲不可而仲逸則以爲無傷是此之所可即彼之所不可各主一可也或謂夷齊所可在隱惠連所可在仕失其旨矣

明陶石簣曰仕止久速合來總看日得付之心若分看便似偏有可一邊了

附覽新奇說

明高中玄曰問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然歟曰非也逸散也亦安也猶俗所謂自在人者也逸民者超然物外無拘繫之散人不在常格之中者也亦高人也

虞仲考

按潛夫論曰太伯君吳端垂衣裳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髮文身俛以爲飾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系本曰吳孰哉居

藩籬宋衷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解者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也○左氏疏云虞姬姓也周太王之子太伯之弟仲雍是爲虞仲嗣太伯之後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僖五年晉滅之地理志河東大陽縣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志太伯後者以仲雍嗣太伯故也○陸氏吳地記雍冢在常熟虞山上與言偃冢並○常熟志仲雍祠在虞山東北嶺上山下有清權坊成化中提學婁御史謙建弘治七年御史劉廷讚重建于軋元宮右前爲門繚以周垣中爲饗堂主曰商逸民虞仲有司歲時以少牢行祀

夷逸考

按薛氏人物考云夷氏逸名夷詭諸之裔也族人夷仲年爲齊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地理志謂虞仲夷逸師古曰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逝也

朱張考

按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荀子曰總方畧齊言行一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與窳之間簞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讀爲勃然平世之俗起焉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比乎諸侯莫不願以

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少連考

按萬姓統譜云少昊氏之後○家語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于禮者也

太師摯章

宋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日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

宋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舊以見其昔之僭邪

宋陳潛室曰上失其道下擅其權大義不明正論不行則禮樂不可作今也魯旣衰矣三家強僭三綱爲之掃地生民且塗炭矣若是固可以作禮樂乎夫旣不可以作禮樂則太師以下諸官尚可以舉其一乎夫旣不可以舉其職安得不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乎

宋陳新安曰魯末樂崩賢人隱于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

然諸賢能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

明蔡虛齋曰聖人俄頃之助者樂官識樂之正而不爲三桓僭妄者用也諸樂官之所以散去者以樂官失其職也所以知夫其職而去者以其識樂之正也所以識樂之正者以夫子正樂之功也

明鄧定宇曰夫子此嘆分明是傷魯之不可爲魯也樂官之在魯職亦微矣而其相率以去也書之何以詳蓋樂爲魯君設非爲三桓設也君不能自舉以樂而其臣僭焉如樂何故太師先之諸人競從之而去不可挽然非其官之罪也故書其職非其人之罪也故書其名非其心之忘魯也故書其職廢而他可知矣樂官去而他之去又可知矣魯之式微也

可勝道哉

明董思白曰此章要見夫子方得師摯正樂以爲羣樂官之倡豈意遂有此避亂之舉而使羣工皆去乎夫子之心滋戚矣明徐倣弦曰師摯爲樂官之長而干也繚也缺也皆侑食者也方叔也武也陽也襄也皆司樂者也適齊而去魯之倡而適楚適蔡適秦也皆避地者也入河入漢入海皆避世者也適者於此不可則去之彼入則終身焉而已

明霍渭崖曰夫子嘗言三桓之子孫當微又逆斷季氏有蕭牆之禍及兩楹之奠未久三桓果爲魯君所戮使諸人不去歌

雍舞佾豈無為所累者哉摯賢太師也亞飯以下亦多同心故先幾遠禍踰河蹈海有由然矣記者記此于逸民之後魯公八士之先傷今懷古之思深哉

太師摯亞飯三飯四飯考

按通志氏族畧云太師氏商有太師摯周有太師疵亞飯氏商末賢人亞飯干之後也三飯氏三飯繚之後也四飯氏四飯缺之後也

鼓方叔考

按世本云方叔氏鼓方叔之後也漢功臣新壽侯方叔無咎

少師曷考

通志氏族畧云少師氏英賢傳魯有少師疆又有少師慶

師襄考

按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師襄子曰子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教又問曰已習其教可以益矣曰丘未衡其志也又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為人又問曰子有所繆然深思焉有所皇然高望而遠眺曰丘殆得其人矣黜然黑頽然長曠然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揖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周公謂魯公章

宋朱子曰不施其親親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

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于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違任賢而不貳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皆忠厚之意

宋胡雲峯曰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使此意無盡則太師以下何爲而去哉門人記述相次固有意也

明林次崖曰不弛其親卽篤於親也大臣不信用則怨故于大臣則信用之不使怨乎不信用也然不是怕怨方用他人各有所長若求備則有一得之長皆在所棄也四者皆忠厚之道乃魯初之事叙于魯衰之後傷今思古之意也下章亦此意

明余同麓曰周公治魯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人見魯之式微遂以爲貽謀所致不知魯之可以一變至道者正以忠厚餘澤之猶存也記者于魯事日非賢人散亡之後記開國垂訓之語使知魯之衰非先王之過特子孫未能守其典刑耳然何等追慕

明郭沫源曰此章以親親任賢敬故使能作四項開講段段要得訓戒體要得忠厚意不施是周家尚親事體不取怨是周家保庸事體小故不棄是周家敬故事體無求備是周家使能事體

明唐士雅曰周初以忠厚立國故魯之氣象亦然他日一變猶

可至道以此至于國勢之強弱則非公之明所能逆覩也
明董思白曰此章以篤親作主而厚大臣故舊皆推親親之心
以及之則由此而選用人才亦不過刻所調無所不原者也
明焦漪園曰此周公因魯公就封而訓之之詞親是宗人愛之
而不忍弛大臣是賢者不使有不用之怨故舊有大故不得
不棄無大故便不棄之無求備於一人是使人也噐之四者
總是一箇厚不弛以厚親不棄以厚故舊則同姓異姓皆在
其聯屬之中不怨以厚大臣不求備以厚人才則大臣小臣
皆效其忠貞之節所以爲周室之輔而承先人之祀者在是
矣

魯公考

古今姓纂云周公子伯禽封魯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
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又云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
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
諫必開不諱之門樽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
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
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
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周有八士章

宋饒雙峯曰四乳皆雙生固爲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可見

周時氣數之盛

宋陳新安日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

宋黃勉齋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于論語將終之篇蓋亦嘆夫子之道不行以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于世其或去或不去莫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于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來肩以救斯世接輿沮溺荷蓀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處之義也至于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夫決不可以有爲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故而器使一出于仁厚之意則安有望望而去之者哉此周之人才所以盛而舉一姓八士以終之所以傷今思古而嘆夫子之道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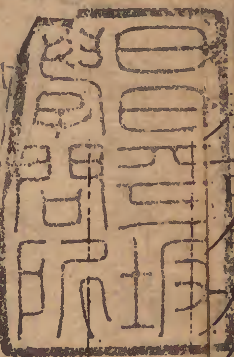
明蔡虛齋曰乳育子也謂一產也四乳八子以伯仲叔季俱雙故朱子疑出似不宜就安在本文說總見周之盛時人才之盛如此今則不可得矣

明林次崖曰周室人才不止此此則萃於一家尤見其爲盛矣明唐荆川曰觀一周字見周家渾厚之氣培養人才故曰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熾記者記此以見商周興衰之兆

明茅鹿門曰上以魯初之事叙于魯衰之後此以盛周之事叙于周衰之時皆傷今思古之意而嘆夫子之道窮也
明郭青螺曰只重周有二字見貞元會於宇宙而菁莪振於祖宗故惟周有之此非特一門之慶寔邦家之光也若一母四乳而生八子特以伯仲叔季之皆二而臆度如此未必然

八士考

明周書武寢解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和寢解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注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于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春秋繁露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古今人表八士在中上等○譚苑醍醐云八士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即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近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駟隨音馱駟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于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通志氏族略曰叔夜周八士叔夜之後也楚康王時有叔夜子莊見國語○世本云季駟氏周八士季駟之後晉有祁邑大夫季駟息季隨氏周八士季隨之後宋有季隨逢



步惠王都育妹齊子邳其國音○卅本云季醜為周人士季
 燧密不苗改出○蘇志丹楚細曰妹齊周人士妹齊之妹也
 少季醜季醜音醜音醜音高一韻也周人尚文于命字之間亦
 前對前對一韻也外突外忽一韻也妹齊妹夏齊音亞一韻
 為王都人改之○宋人小端周育人士按各人人而扣四韻
 前對前對尚書序南宮詠唱前對前對限人士皆南宮為也以為
 氏命南宮詠對墨火出三巫錄南宮忽唱也忽南宮前對唱
 三人士外無他矣必氣風書克與氏命南宮忽對與臺之類

